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一百零一回 上林堡小設計 臨桂縣大交兵

素臣起身欲迎，鸞吹已是進房，滿面淚痕。見禮過，即向水夫人道：「公公回家，說二哥明日即行，把女兒嚇壞了！好容易得二哥回來，不要說久離母親膝下，就是嫂嫂及各位妹子，別了這許多年，也該敘述一兩句說話，怎便無情至此？況且初三是十惡大敗日，要求母親做主，另擇一吉日！」水夫人道：「玉佳受恩深重，君命在身，邊警甚急，民命所關，刻不容緩！大小姐所言，皆私情也；以私廢公，斷乎不可！至擇日一事，本屬荒唐；因恐俗情疑忌，故老身亦常為之。然只遵王制，於時歷不查看一切陰陽之書。今日之出，更非平時可比，總以速為主，吉凶非所論矣！老身方才還說大禹三過其門而不入；玉佳已多了入門一著，況肯再遲其行乎？今日欲令諸媳俱聚此室，為通宵話別之計；大小姐來得正好，可同坐一宵，以盡兒女私情也！」鸞吹恍然若失，不敢復言。素臣方知鸞吹並無別故，遂稟水夫人道：「赤身峒之事，孩兒已略有佈置，但缺爪牙耳。」因向素娥道：「恭喜得遇令兄，那也可算一員戰將！」當把會著雲北之事說知，並言虎兒將來更是跨灶。喜得素娥涕淚俱下，叮囑至廣，務必致候哥嫂。素臣應諾。復說道：「雲北之外，只有乾珠、薩氏、鬆紋等數人，不足以供驅策，兒意欲屈木四姐同行，並帶張順、錦囊、天絲、小躡前往，不知母親意下何如？」水夫人道：「木四姐武藝既優，兼有伊、吾之志，私則為吾兒心膂，公則為國家干城，事屬兩善。但兵凶戰危，非可勉強，須聽四姐自主。張順等即便帶去可也。」難兒道：「太夫人言重，難兒受太夫人教訓養之恩，倘有使令，湯火不辭，怎敢避難畏縮，但恐無才，不堪任使耳！」

素臣大喜，起而揖謝。鸞吹及田氏等，一齊斂衽福謝。難兒回禮不迭。素臣因從出門後說起，把往事一併重提出來，說到台灣反事，大家失色。水夫人道：「夜叉之兇惡，原有死亡時候，人熊因受其害，遂以玉佳為德，皆足鑒也。」說到福建省城，水夫人道：「處置假倭，甚得機宜；愚民無知，只可將錯就錯，難與分說。」說到彩石，眾人都駭以為奇。水夫人道：「此奇事而實常理，報施不爽有遲速，無差忒也。」說到登州，因滿屋都是女人，不便盡言，只略舉一二；眾人已如觸鼻，掩鼻難聞。水夫人太息道：「克念作聖，罔念作狂，上行下效捷於影響！又全不過一長生妄念，遂至喪心如此！現在妻妾三人，初來時頗有輕狂之態，今已迥非昔比；可見原有人心，特為又全教導逼迫，日習污下耳。詩云：刑於寡妻，豈非至言？」說到登州及海島中事，水夫人道：「張順及奚囊、錦囊等俱曾說及，未悉其詳。文如劉、戴，武如玉麟、飛娘等，皆公侯之腹心干城也，足為國家稱慶！赤瑛夫妻天生奇體，陳淵女人天造奇冤；若入小說傳奇，便認為團虛作實，豈知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邪？」素臣問：「劉大嫂已懷身孕，不知是男是女？」璇姑道：「嫂嫂恭喜，生了姪兒，張順送會銀去，回來說的。」水夫人道：「白玉麟連生子女，紅須、鐵丐都生了兒子，也是第二年送會銀去知道。皇甫金相生子，生孫。任親家也恭喜得子。只大小姐和他令弟所生是女。大小姐的女兒，已許給龍兒了。」素臣笑道：「那年賭笑之事，妹子還記得否？可謂天緣！怪是東方老先生口口親家。」因向湘靈道：「恭喜得了令弟，明日辭行，當復致賀！」說到進京一節，水夫人道：「那年家書，及任親母回來稱述，也得其大概。卻不知恩禮至於如此，此曠古所無！大小姐你說玉佳還可在家居留嗎？」鸞吹含淚答應。田氏等俱滿面垂淚，感激無地。說到遼東一節，水夫人道：「尹雄招安，方為國稱慶；豈知閩人反汗，幾至殺身！現復落草盤山，不知何時復得皈正耳！」素臣道：「孩兒在省中始知，將來至廣，如必需群力，便連著紅須、鐵丐等，俱要保薦赴廣，戮力成功，不特尹雄。其妻衛飛霞，亦將材也。」復說到入峒之事，水夫人道：「天下怎有如此怪類？蘇門答刺、那孤兒、錫蘭三諸國男女，雖俱裸體，或以單布圍腰，或以木葉遮蔽前後；怎這毒蟒，竟至寸絲不掛！彌六女，淫蕩無忌；岑■呂虎，喪心易內，此等人豈得成事？但毒蟒等兇惡如此，廣西百姓受害必慘，汝去當迅速掃除；如必需群策群力，即把數年來結識這些武勇，盡數招集，並力奏功，不可玩日持久，致殘民命也！」素臣頓首受誨。末後說到楚府養病，水夫人道：「郡主何人？加恩若此！必當詢其位號，力圖報答；倘有所求，雖捐糜頂踵，不可惜也！」田氏道：「衣不解帶，目不交睫，妾身與諸妹之事；累及郡主，且至經年，真粉骨難酬此恩耳！」璇如等俱感激垂涕，恨不得身生兩翅，飛至郡主面前，百拜叩謝。難兒道：「奴至廣西，托賴洪福，得奏凱回來，必要至長沙，代各位叩謝。」鸞吹道：「二哥臨刑，非女神童不能救；二哥臨危，非郡主不能生；而二人皆出於楚府。即楚王之待二哥，亦可謂國士之知，骨肉之愛！二哥功成，必膺顯擢，楚王若有孫兒孫女，嫂嫂們更得姪女，當世為婚姻，以酬其德！」秋香接口道：「大小姐這話是真。郡主是個女人，有甚事要求老爺，定是要嫁與老爺，故盡心盡力的伏侍。郡主嫁來，親上加親，也就算報得王府之恩，豈不是真？」水夫人怒道：「休得胡說！」把秋香喝退。談說已久，不覺雞聲已唱三遍，天色微明，忙令難兒準備行裝。

素臣道：「靳監勢必斷絕糧草，兒意糧餉當把藏銀帶去，隨便收買，以足軍實。」水夫人道：「逆闖不止絕餉，兼必克兵；東阿兵將，當悉致之。」素臣道：「孩兒之意，亦是如此。」因吩咐多僱車輛裝了十萬銀子，令難兒、張順等婢僕，及韋、吉、易三人護送，打著赴廣徵苗的旗號，按站而行。自己一人一騎，先至賓州，察探賊勢。當即飽餐，別過合家，進城拜賀辭行。從監中提出韋、吉、杰等三人，吩咐俟家將入城，即隨同赴廣。自己隻身上路，仍由黃馬做主，不走省城，從梧潯二府，倒抄入賓州來，直至岑猛士堡。見堡內雖有兵將守把，卻沒賊兵。素臣近前叫關，守關頭目問明，領入大寨。鬆紋趕出叩見，說：「天幸老爺降臨，若再遲幾日，便不得見老爺了！」素臣道：「堡外並無敵兵，何作如此張智？」鬆紋道：「賊人已破柳州，要拔省城，岑■獻計，須剿滅了遷江、上林兩處土堡，沒有內顧之憂，再去攻拔省城。毒蟒聽從，不日就有大兵來哩。」素臣道：「這幾時峒中信息可通？葵花峒四大戶，辟邪峒開星、乾珠，現作何狀？」鬆紋道：「辟邪、葵花兩峒，俱因老爺未到，不敢輕發。」

神猿說老爺只在早晚降臨，故各按兵而待。如今老爺既來，只求發令，便可去通知他兩峒了。」素臣點點頭。嬌鳳從帳後出見，素臣看時，已長成一個女兒身分，不是從前孩子模樣了。須臾，羊運、岑猛、宦應龍、解翠蓮、金硯陸續都到，無不歡天喜地，磕頭如搗。金硯道：「老爺行後，小的隨後即至浮梁山，知處女不肯開方，嚇得要死，又知被關上拿獲，縣官棄職同逃，便一路追趕下去。直至江西，沒有蹤跡。宦嫂因小的不回，也同宦哥根尋下去，在廣東遍訪無蹤，大家著急非常。小的重複找轉峒去，沈爺說並未回來。復找至彌峒，潛至宮館及呂虎家中，又找至辟邪峒開星家，俱沒蹤影。復弄進天關山去，神猿說：「現在一大家人家養病，三年後方得相見。」小的問那大家姓名住址，他說：「過後自知，此時說也無益。」小的們心略安些，卻疑影至今。不意今日果得復見老爺！」素臣把在王府養病，奉旨招安亂民，現奉徵苗之事說知。岑猛等俱大喜，應龍道：「小的夫婦在廣東，遍尋文爺不見，復到此地問信，金兄弟述知神猿之言，大家半信半疑的守等。去年秋間，岑■起事，小人夫婦到這裡幫助二舅，元哥夫妻到遷江去幫助大舅，金兄弟兩處通信。因文爺吩咐過，俱沒出戰，只把強弓硬弩，播木炮石攻打，也傷了他好些兵將。」岑猛道：「不出大老爺所料，毒蟒專力去攻城掠地，只著偏將前來，憑小婿小女及宦家哥嫂本事，直可殺他片甲不回。因守大老爺臨行號令，也怕殺傷了他，惹動大兵，故此未與打仗。如今逆姪獻計，要先除後患，然後進兵。卑職正在驚懼，卻得大老爺降臨，真是五行有救！」素臣道：「如今速著探子往探，賊人於何日發兵？何日到此？係何人主兵？有多少兵馬？前來報聞。我即修書，撥人至葵花峒通知雲北及四大戶，叫他轉通辟邪峒，各依密計而行。金硯可連夜趕回東阿，把山莊內人馬，盡數發來助戰，家眷俱搬至零陵駐紮。盡著山莊積蓄，收買米豆，積貯零陵，以足軍需。你便進京，探聽斬直舉動，若反形已露，便如飛回來報信。宦哥、宦嫂、鬆紋、嬌鳳，每日操演軍士，準備廝殺。遷江及葵花等峒內，多差探卒，務使聲息相聞。更須密令軍將，至交戰劫營時，有口喊雞字者，不許殺傷，活擒候令。」岑猛等俱高聲應諾。各人依令而行。

隔了幾日，探子來報：「四毒蟒夫婦，領了一千兵，去攻打遷江土堡，五毒蟒夫婦，領一千兵，來攻上林土堡，岑■領一千兵隨後接應。於本月初十日出兵，十五前後到境。」素臣忙寫書，差往右江、蒼梧兩道衙門投遞，令其發兵赴臨桂縣，守住天關，與桂林城中犄角。弟不日到關，戮力破賊。一面將土堡前掘了陷坑，上排長木，搭蓋蘆席，鋪好泥土，長木根上，俱用巨索穿扣。選

有力之士十人，共挽一索，俟本堡兵入，即挽抽長木；堡上堆積巨石，一俟賊落陷坑，即行下石。復密書知會遷江，授與此計。到十四這日，賊兵已駐深坑，離堡只三十里。素臣派翠蓮、嬌鳳領二百名女兵，見頭陣，宦應龍、羊運領二百名男兵，見二陣，鬆紋領百名步兵，見三陣，都授與密計。十五日清晨，五毒蟒夫婦接著堡兵。見翠蓮等兵少，旗甲不整，大笑道：「這更不如思恩、慶遠等處士兵，也來討死！」揮兵直上。翠蓮、嬌鳳一則授了密計，二則見不慣赤體之人，發聲喊，領著女兵，都掩面而跑，落荒四散。男毒蟒要去追拿，女毒蟒止住道：「攻破土堡，捉住男人，怕這婆娘不來投降！」走不數里，男兵已到，毒蟒看著大笑，揮兵直上。只一衝，早把羊、宦二人的兵，衝得四分五落，紛紛逃避。男毒蟒本欲追殺，卻見那些兵將都丟棄馬匹，爬山越澗，各自逃生，不知追那一個的好，倒弄得沒了主意！女毒蟒道：「這樣無紀之帥，眼見得土堡一攻即破，快殺上前，不要耽擱！」男毒蟒道：「留這些兵在我們背後，便攻堡也不放心！」女毒蟒道：「這等兵雖八面埋伏，何足懼哉！我們破的三府，那一處是殺盡了背後的兵來？」

男毒蟒自出兵以來，所向披靡，戰無不勝，遂也放心，直殺至堡。堡門開處，鬆紋領百名兵殺出，男毒蟒一馬當先，鬆紋抖擻精神，奮力交戰。未及十合，氣力不加，一百名兵齊上。女毒蟒揮刀接應，鬆紋與兵卒俱忘命死戰。毒蟒暗付：這還算得兵將！各奮神威，殺得鬆紋丟盔散發，伏鞍而逃。一百名兵爭先奪門，哭聲鼎沸。兩毒蟒拍馬先進，招呼後兵，剋期破堡，堡內伏兵，一俟鬆紋等進堡，即並力抽去長木，把兩毒蟒及隨身兵將，俱陷入坑中，紛紛亂石滾擊下去，登時填成平地。堡內精兵殺出，賊兵脫落，爭先逃走。

素臣、鬆紋從後追殺，應龍、羊運在前截住，一面破擊，一面招降，著刀的血肉俱飛，著錘的筋骨皆斷，喊降的紛紛投仗，逃脫不多幾個，都納命翠蓮、嬌鳳之手。降兵內有口喊雜字之人，解上帳來，素臣看是奚勤，命去其縛，給與衣甲，問其在峒之事。奚勤道：「小的夫婦俱被毒蟒收用，寵愛異常。老爺所賞丸藥，將及用完，妻子已熬不過，失險而死。小的正在害怕，天幸這一戰都納了命！」素臣道：「毒蟒有無忌畏之物，快些說來？」奚勤道：「毒蟒所忌，是紅色綢彩，見著眼就昏花；復畏毛竹籤刺，若刺入鱗縫中，便流膿血；所最怕的，是桐油，鱗甲上若滴上桐油，登時便要潰爛。其餘刀箭矢石，俱不畏懼。」素臣大喜。因問：「岑■領兵後應，現在何處？」

奚勤道：「岑■領五百兵，接應五毒蟒；呂虎領五百兵，接應四毒蟒。前日到遷江、上林分界地，方才把兵分開的。今日敢就駐紮深坑地方？」素臣吩咐，在死人身上，剝下頭箍，鼻環，腰繖，令堡兵赤身整束，夾和著投降的賊兵，各賞酒飯，著奚勤統領前去，如此如此。命鬆紋、宦應龍夫婦，領五百精兵，隨後乘夜襲營。素臣自領五百精兵接應。奚勤仍脫去衣甲，率領各兵，走至十餘里外，撞遇岑■探營，將戰敗之事告知，一同回營。岑■見是奚勤領來赤身苗兵，更無疑忌。但聽五毒蟒夫婦俱死於陷坑，嚇得魂飛魄散。忙傳令合營軍士，俱不可解甲，以防乘勝劫營。降兵是傷弓之鳥，且兩主俱死，向受奚勤約束，不受岑■鈐制，又被堡兵監住，不敢漏信。

初更以後，一聲炮響，鬆紋夫婦從左吶喊，應龍夫婦從右吶喊，鼓聲震地。奚勤及堡兵，俱在營內發動，喊殺連天。岑■見不是勢頭，領著敢死親軍，拚命殺條血路，落荒而走。到得素臣兵來，賊兵逃者逃，降者降，死者死，已不須接應。是夜，就紮營深坑。次日黎明，探子來報：「遷江縣土堡，也掘陷坑，把四毒蟒夫婦坑死，賊兵十停中，逃去兩停，呂虎連夜逃回。」須臾，又有探子來報：「葵花峒四大戶起義，將岑■派去的峒長及兵將殺死，現在守住峒口，阻絕彌赤身兩處軍報。辟邪峒開星、乾珠起義，將毒蟒派的峒長兵將亦俱殺死，開星現守峒城，乾珠現在攻破大鵬，去攻打孔雀，赤身。」

彌峒見辟邪、葵花起義，合峒起義，殺了岑、呂兩家家眷，並守峒兵將，現請封門去權主峒事，料理城守。」素臣大喜過望。吩咐鬆紋等，令遷江、上林兩處，操練兵卒，堅守土堡：「我連夜至桂林出兵。賊人經此大創，巢穴已破，又要與官兵拒敵，沒工夫再來攻堡。待我得勝，你等兩處合兵，截其歸路，可擒則擒，不可擒則縱，縱而拼力追之，使其狼狽而歸，可也！」鬆紋等歡喜聽令，復令宦應龍往報封門，密囑如此如此。囑畢上馬，竟望桂林而來。十七日已到軍營，王恕、馬文升接著，各致聞名相思之意。素臣復謝王恕釋放之恩，王恕歸之屈明。素臣道：「屈兄棄官，由秉吾兄之教；何敢飲流而忘其源？」復謝兩人保奏之意。文升道：「毒蟒大憨，非元帥不能平；為國家及民命起見，非為元帥也！但毒蟒已極兇猛，兼得岑■狡謀，更有妖人助逆，而撫鎮因有主使，事多掣肘，遺艱投大，本道等深抱不安，何敢當謝！」素臣道：「毒蟒歸路已阻，岑■巢穴已傾，而四五毒蟒夫婦，已畢命於遷江、上林之土堡，彼中聞之，宜必膽落！白請竭其愚忱，以靖國難，以慰知己，可也！」因把兩處戰勝及各峒起義之事說知。王恕等大喜道：「我等只望元帥自東而來，豈知已先至西邊，成此大功；雖疾雷之震聽，大風之振落，神速不過如此！本道等杞憂可盡釋矣！桂林府城，現係參將林士豪守禦，本道等當立刻知會，剋日出兵。」素臣道：「林士豪係得罪之人，是幾時起復的！」文升道：「逆苗作亂，斬監選認是前番小丑，令心腹將士前來征剿，欲俟得勝，即不次陞拔，分佈各省險要處所，以濟逆謀。誰知屢次大敗，殺剩的都鼠竄回京。才復了土豪的原職，戴罪立功。」素臣問及屈明，王恕道：「屈明頗知軍事，本道密帶在營。」素臣慌忙請見，竭誠叩謝。命取冠帶，置為參謀。軍中酒席已備，素臣、伯明各換冠服，入席筵宴。席間講起朝事，方知山東民變，已復了皇甫毓昆之職，前去安撫。倭夷入掠，已准浙閩總督，保薦著福建參將賽呂，浙江參將蔡大勇，合兵會剿。素臣道：「山東之亂，本為拿問白祥而起；今得皇甫兄往撫，即日可定。蔡大勇未悉其人，與賽飛熊同舉，想來亦是將材，倭亂大約可平矣！」次日黎明，土豪到營參謁，寒溫過，即上點閱兵將，見只有一千餘兵，尚多老弱。問：「右江鎮何以不至？怎不挑撥精兵？」文升道：「這還是本道及蒼梧兩處，各挑了三百名兵；右江鎮即總兵只發五百名老弱軍士。幾次申文撫台請餉，俱批現在嚴檄催提，並無粒米撥發。也是兩本道便宜，調撥屬邑常平，先行濟濟的。」素臣道：「這俱受了斬直主使，弟已早慮及此，且自由他。」因問：「桂林府城，現有若干兵馬？」土豪道：「城中有三千兵，五百匹馬，十餘員裨將。」素臣道：「這就足用了！吩咐多備大紅綢彩，把高竿掛掛；將毛竹削成長簽；截竹為筒，滿貯桐油，做成擠筒，每十個軍士中，夾派一筒。如遇毒蟒，即以彩竿招揚，將竹籤刺刺，施放擠筒。另選善於跳躍之人，充作弓手及噴筒軍。一遇惡獸，即放火箭，藥箭，鳴鑼震懾，多取豬羊狗血，做成噴筒，以破妖法。弓手及噴筒軍各二百名，另設隊伍，不入大軍。三日內俱要完備。土豪得令，連夜回城，操演準備。冒神功差兩員游擊，來請素臣入城議事。素臣道：「現將出戰，無暇進城；如有軍事，請太監至營面議。」神功大怒道：「咱賜過蟒玉，又是監軍；他不過五品空銜，怎反要我去見他？」游擊復至營敦請，略述其意。素臣道：「他既是監軍，軍營在此，便應出監我軍，二將為我轉復。如慮賊人邀擊，即俟我平賊後相見可也。」

神功一聞此言，又羞又憤；欲出則慮為賊害，不出則無從阻撓！暗付：毒蟒兇猛，妖法利害，文白雖勇，兵疲糧乏，必敗之勢。當俟其敗後効之，此時且弗與鬥舌也！素臣定於二十一日出戰，差人下了戰書。毒蟒正得了各峒起義並兩堡凶信，號哭暴跳，就要去復仇保峒。軍師道：「只知文白圖形緝拿，不料忽來主兵，幸其兵疲糧乏，尚可乘勢取之。為今之計，須殺敗文白，方可收兵，否則前後受敵矣！」毒蟒道：「孤家兄弟三人，合軍師分兵四枝，一枝抵敵來兵，一枝護峒，兩枝復仇。岑■、呂虎，敗軍之將，著他柳州、慶遠兩府去守城，何如？」軍師道：「文白謀勇俱全，兼通遁法，當用全力制之；若一分兵，軍心亂了，便不可知！還該俟戰勝後，再議復仇救峒。」毒蟒道：「既如此，就請軍師出令。」軍師道：「岑■峒主，呂將軍依著大王令旨，分守柳、慶兩城，接應糧餉。貧道與大王們領兵對敵，接戰以後，出其不意，先驅賊兵蹂躪，次用法術掃蕩，後請三位大王，並力向前，奮勇驅殺，方獲全勝。全勝之後，使他不敢正眼覷我，然後分兵回去，救峒復仇。」毒蟒依言，將岑■遣去柳州，呂虎派往慶遠，如文白兵至，堅壁勿戰，俟收復各峒，攻破兩堡，再與爭鋒。至二十一日，兩陣對圓，正在交戰，忽地陣門一開，擁出虎豹犀象，張牙舞爪，飛撲過來。誰知素臣是預備下的，把旗一揮，接戰將士不慌不忙，俱往兩下分開，鑼聲震天，陣裡早擁出二百名弓手，施放火箭藥箭，如飛蝗一般射去。把那些惡獸射得肉痛，燒得毛焦，個個轉身飛跑，將苗兵踏死無數。軍師著急，忙出陣作法，鬼兵鬼將，從空而下。素臣看那軍師，認得是道士峒元，忙把旗揮，二百噴筒軍齊望空中噴出，紛紛落下，卻是些紙剪成形的東西。峒

元本有火燄蛇虎等術，因被素臣破過，不敢施演。毒蟒焦躁，各奮勇殺出，素臣揮旗合陣。

軍士凡係執彩竿的，便舉竿招揚；執竹籤的，便持簽戳刺；執擠筒的，便擠出桐油。六個毒蟒，猝然被彩網亂招，眼目頓昏；被竹籤亂刺，已是心慌；再被桐油擠著，登時肉鱗痛爛，那裡還敢衝突，回轉頭來，一齊逃走。素臣揮兵追擊，苗兵自相踐踏，死傷無數。退有二十餘里，收兵扎住。峒元獻計道：「彼兵得勝，必不設備；夜裡前去劫營，便可轉敗為功！」毒蟒道：「此計甚妙！但孤家被桐油傷怕，軍師可撥兵去劫，並令獸兵隨後接應，把他合營人馬，踹成肉醬。方泄孤家之恨！」峒元號令軍士，人銜枚，馬摘鈴，到二更時分，齊至素臣行營，拔開鹿角，吶喊殺進，卻是空營。只聽三面炮起，鼓聲震地，齊向營中殺來。峒元揮兵急退，官兵隨後追殺，賊兵盡力逃奔。不一二里，卻被獸兵擁上，迴避不及，踐踏死者，不計其數。官兵齊放火箭藥箭，連人連馬，射死過半。峒元領著敗兵，拚命逃跑。剛要進營，營邊連珠炮聲，伏兵吶喊而出。賊營不知頭勢，竭力放箭，把敗兵射死無數。及至分說明白，放進營去，伏兵追兵，齊殺進營，營中雪亂。毒蟒、峒元急急棄營而逃。素臣揮兵急趕。賊人如喪家之狗，漏網之魚，拋戈棄甲，盡力狂奔，直趕至大分驛，上了東關。守關兵將，強弓硬弩，擡木炮石，盡力打放，方才阻住追兵。

是日，素臣心疑劫營，定下鉤鏢雙刀之計，將合營軍將，一半伏於營旁，一半伏於賊營之旁，如賊人劫營，固中我計；如不劫營，即撤營旁之兵，往劫賊營，俟賊人敗逸，伏兵起擊，亦足制勝；如鉤鏢雙刀，進退有權，伸縮俱利也！毒蟒拊膺長歎曰：「孤等自起兵以來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；而一日之內，親軍獸兵，死者過半，此天亡我也！文白用兵如神，此關料守不住，不如退入柳州府，守住堅城，再作計較。」峒元已是膽落，道：「也只得如此。」便連夜逃入柳州。素臣恐有奸計，不敢遽進，令人遠探得實，然後長驅至雷塘驛扎住。土豪人見道：「柳城甚堅。兵力已乏，乞少停一二日，然後進兵。」素臣道：「本院與參謀之見亦然，今明兩夜，可著人前往柳城近處，連放三炮，放畢即回。一面催趨兵糧，不可違誤！」土豪得令出去。素臣至夜，上馬馳至近城，候三聲炮過，取出明珠繞城走轉一遭，然後回營。一連兩夜如此，至二十五日，先是本營兵到，次是難兒等押著錢糧到營，後是奚奇等一眾兄弟，率領頭目嘍囉，並帶百十輛糧車而來。素臣見兵糧已足，傳命拔營，直逼府城。令土豪、韋杰、易彥領兵攻打東城，奚奇、葉豪、李全忠、張大勇攻南城，張順、錦囊、華如虎、華如蛟攻北城，難兒、天絲、小驢攻西城。寫了百十道檄文，紛紛用箭射入城中。峒元等在內，頭一夜聽見炮聲，守城將士來稟，炮過後並無兵馬，只有一顆珠光，繞城而轉，如風馳電掣一般，不知何故。峒元道：「那便是文白元神，前來看城。」毒蟒不信。到第二夜，一齊上城守候，忽聽炮聲又起，大家注目而視，果見一道珠光，真如風馳電掣，繞城而轉，照得城外雪亮，如同白晝。須臾，望東飛行，疾若流星，倏忽不見。嚇得各人疑鬼疑神，大驚失色。毒蟒道：「這等異人，怎生與他抵敵？」岑道：「幸喜此城堅固，彼兵少難以攻圍。法術獸兵雖使不靈；親軍不怕刀箭，又不怕桐油竹籤，待他兵來攻打，幾日之後，乘其惰氣，並力殺出，尚可勝。且聞文白與監軍不協，撫鎮亦不發兵糧，豈能久頓堅城之下？」毒蟒等心才稍安。到了這日，上城一看，平添了無數兵將，把城子圍得鐵桶，人強馬壯，非常威武，重複著慌。苗丁紛紛呈上檄文，號令城中大戶百姓，早晚開城迎接官軍，免治從前降逆之罪。若乘便用竹籤桐油，致死毒蟒，並予千金之賞。倘遲至三日之後，本帥親自入城殺滅，爾等即難免罪！毒蟒聽罷，驚慌無措。夫妻商議：「我們所怕桐油竹籤，親軍尚且不知，偏是文白知道。夜裡珠光，如鳥飛箭射，隱形不露，豈是凡人？城中百姓，無不仇恨，怎生防得暗害？三日後文白飛進城來，如何抵敵？不如收兵回峒，一則救了父母性命；二則天生石峒，不怕他飛得進來，便可死守！」六人主意已定，卻被峒元、岑抵死勸諫住了。到了夜來，不敢睡覺，捱至二三更天，困倦不過，方伏幾假寐。忽被梁間一罐桐油打將下來，六人身上俱被濺著，各叫疼痛，驚起從人，亂成一片。正是：

誰識梟雄多禁病，從知暗箭勝明槍。

總評：

水夫人何等卓識，何等正性，乃猶信陰陽，屢為素臣擇出吉日，令人深思莫解，疑悶至此回，方於答鸞吹忌日，暢領其教。才子之文，留一孔必有一補，非細意求之，則前不知其空，後不知其補，辜負作者苦心多矣。篇中前空後補，不一而足，聊於此乎發之。宋臣前次遠歸，將在外諸事，止約略總述，此次不得不歷歷敘述，以免重複而歷敘，易犯累墜之病，故於每述一事，即用水夫人議論數語，以為節奏，以清眉目。其議論處，或示鑒戒，或審機宜，或彰報應，或指根源，或擴充拘墟之見，或激發忠義之良，或料事如觀火，或責效於疾雷，皆足垂為格論，奉作良箴，方使述者不虛所言，聞者不虛所聽。而從前諸事，如頰上添毫，俾數十回中人物情形，復從數行內跳擲騰躍而出，豈非奇觀？秋香之言，明點後事而出之，秋香便作科譚滾過，露而不露，珠光劍氣，奕奕熊熊。

單謀緩發兵糧本是絕著，無奈素臣不需兵糧，此雖有良、平之智，所不能料，況單謀乎？藏銀買糧已足敷用，復令東阿山莊盡著積蓄，收買米豆，更何慮乎乏糧？東阿全伙俱至，遠勝右江一鎮之兵。將此所由明，知斬直之意，做探囊取首，而仍以爲求之不得也。握機於先，豈僥倖一擲者可比。

毒蟒所畏者紅彩、簽刺、桐油三物，雖親軍不知。而奚勤能知之，女毒蟒之愛之，不啻心肝性命，可知此固偉陽之功，而亦補天丸之效也。奚勤至而毒蟒之命盡，素臣之功成矣。彼根五、查媽輩不過借以媒合陪襯之人，又何足論其存歿。根氏則既配奚勤，故略作一辭雲。

宦應龍一囑，真有鬼神不測之機，雖良平復生，不足添其末議。讀至下回，為之吐舌不收，拍案叫絕！

峒元劫營之計亦是，但以施於素臣，正所謂班門並斧耳，乃逃入柳州，反似出素臣意外，則先聲之奪人也甚矣！遠探得實，然後長驅，非怯也。禮曰：我戰則克。語雲：臨事而懼，惟懼斯克。素臣其深得聖心者歟。